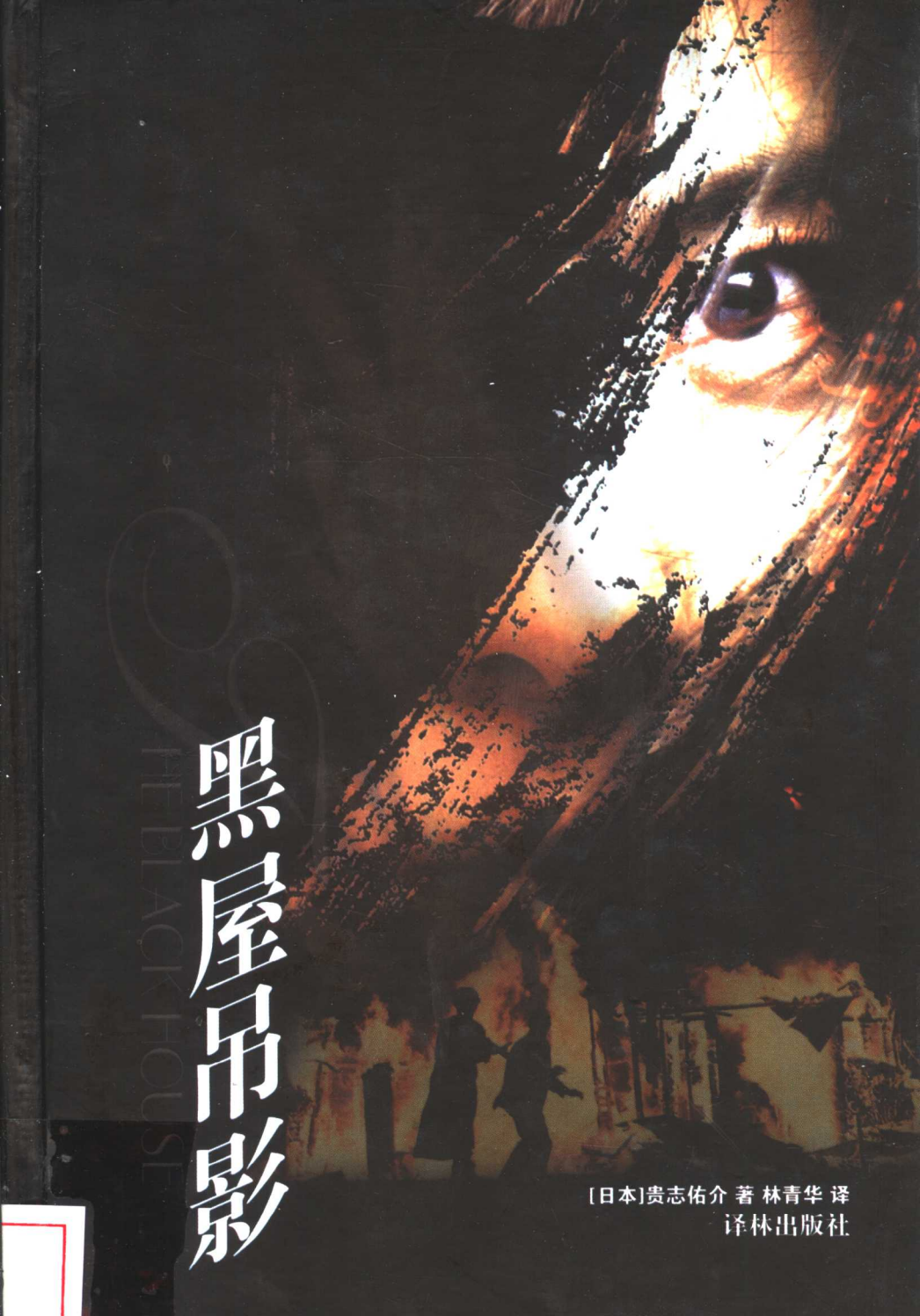




黑屋吊影

[日本]贵志佑介 著 林青华 译
译林出版社



黑屋吊影

[日本]贵志佑介 著 林青华 译

黒い家

译林出版社



7901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屋吊影／(日)贵志佑介(贵志祐介)著;林青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黒い家
ISBN 7-80657-475-1

I. 黑... II. ①贵... ②林...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9158 号

Copyright © 1997 by YUSUKE KISHI.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
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1-102号

书 名 黑屋吊影
作 者 [日本]贵志佑介
译 者 林青华
责任编辑 夏秀玫
原文出版 日本株式会社角川书店,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阜宁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4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75-1/I·366
定 价 (精装本)14.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恐怖深处是忧虑

——《黑屋吊影》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探索

李建波 唐岫敏

《黑屋吊影》中所呈现的那座黑屋子是真实可感的,给人的感官感受是多方面的。它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坐落在殷实人家住宅区,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黑不溜秋,已经半朽。它给人以嗅觉上的刺激:“若槻刚往门槛内跨入一步,异臭扑鼻而来……”然而它却又显得那么缥缈,如同噩梦里的景象:疑云笼罩在屋顶,恐怖的阴影在屋内的角落里窥伺。这是怎样的一座黑屋子呢?作者贵志佑介将疑团推到了小说主人公、保险公司职员若槻的面前,也推到了读者的面前。

黑屋子的疑团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表层的、具体化的。在黑屋子里,主人菰田重德要若槻打开学习间的拉门,映入眼帘的是吊在半空中的菰田家的儿子和也的尸体。是自杀还是他杀?解开这个谜,关于黑屋子的表层疑团也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如果和也确系自杀身亡,那么菰田夫妇便是清白的,黑屋子之所以黑只不过是因为它充满不幸;而如果和也之死是菰田夫妇所为,约若槻到家中并让他打开学习间的拉门只是为了让若槻成为第一见证人,那么黑屋子便是罪恶之家。

不妨说,若槻不仅仅拉开了学习间的拉门,他同时也拉开了小说主要情节的帷幕。从一开始,若槻便产生了和也之死乃他杀的强烈感觉。在发现尸体的惊愕之中,他看了一眼菰田重德,令他更

加惊愕的是，菰田重德并未在看尸体，而是在观察他的反应。后来，若槻发现：菰田重德有为骗取保险金切断自己手指的记录，况且和也并非他的亲生儿子，而是其妻菰田幸子与前夫之子。这使得若槻更加坚信和也为菰田重德所杀，目的是为了获得和也的保险金。

若槻的判断在大的方向上没有错，但是在细节上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证明，菰田重德只是个傀儡，真正的元凶是其妻子菰田幸子。由于判断失误，若槻错以为菰田幸子将成为菰田重德暗杀的下一个目标。出于怜悯之心，若槻给幸子写了封匿名信，告知她所处的险境，结果险些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全凭侥幸，免遭杀戮。

黑屋子是罪恶之家。对于这一点，主人公若槻曾一度迷惘，但是由于作者告诉读者的比让若槻知道的情况要多些，因此在读者方面，对于黑屋子的感觉一直是负面的：黑屋子不仅是罪恶之家，而且危险四伏。正是基于读者对黑屋子罪恶本质的认识，若槻只身深入其中才会令人担忧、深感紧张；正是基于读者对黑屋子罪恶本质的认识，读者才会为若槻的判断失误和鲁莽行动捏一把汗。这是一种戏剧性效果，观众已知陷阱之所在，剧中的正面人物却或因未知，或因判断失误，一步步走向陷阱。这种已知和未知的分野形成张力，形成紧张和恐怖感，牵动读者的心。

随着情节的发展，菰田家的黑屋子是罪恶之家的朦胧定论得到一步步的证实，渐次明朗化。菰田夫妇确是想方设法骗取保险金之辈。在杀死和也骗得 500 万日元保险金之后，菰田幸子又指使菰田重德斩断自己的双手，以骗取更多的保险金。保险公司忍无可忍，便请来“能人”，试图以强硬的手段迫使菰田夫妇与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关系。结果，这个“能人”以及同样威胁菰田夫妇实现诈骗企图的大学生助教金石也成了刀下鬼。

在更深的层次上,作者赋予黑屋子以象征的意义。在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作者借若槻之口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能断言,那间充满尸臭的黑屋,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即将迈向的明天的景象?”这个问题展现的是小说中关于黑屋子的深层疑团,作者似乎在向读者发问。但是细读这部小说,我们有理由认为:作者更多的是在自问,因为他的整部作品都在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作者是从保险公司职员视角发现这一问题的。贵志佑介1959年生于日本大阪,京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保险公司工作过。在他看来,“所谓人寿保险,是以统计思维为父、相互协助的思想为母的产物,是一种目的在于减少人生风险的体系”。其实,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出现了带有保险业务性质的做法,这种做法从一开始便是以互惠互利、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商人通过借贷筹措派船出海贸易的资金,借贷双方约定,如果贸易成功,债主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息(类似保险费);如果船沉大海,借贷也就不用了。不难看出,古时候的做法与现代保险业有十分重要的不同点:即“理赔金”先付,“保险费”事后缴。这是因为借贷双方彼此了解,互相信任。现代保险业务操作起来要小心谨慎得多,但是诚信依然是保险业的基础。

而在作者看来,20世纪末的日本,保险业的诚信基础正在崩溃:“现在日本也面临着目前美国社会正日益严重的道德沦丧的危机。轻视精神价值、金钱至上的思潮、思考能力和想像力衰退、对社会的弱者欠缺关怀,其前兆已在保险的领域开始显现。甚至有一半伤害保险的申领属欺诈行为的说法。”菰田夫妇以其手段的残忍将这种普遍的欺诈行为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骗取保险金,菰田重德切断自己的手指、手臂;菰田幸子则不惜杀夫灭子。实可谓无恶不作,人性全无。对这种散发着恶臭的罪恶的揭露,形成了《黑屋吊影》的深层内涵。

那么黑屋子所代表的非人性残暴会不会成为“明天的景象”呢？作者探讨这个问题的策略是溯本求源，即探究这种非人性残暴的成因。作者摆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成因理论体系，一种是由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1836—1909)的天生罪犯说发展而来的进化理论；另一种是基于传统的自由人道主义的环境决定理论。

在小说里，进化理论说的代表人物是国立大学的金石助教，他约若槻到一家廉价快餐馆里做了一次长谈，从龙勃罗梭的天生罪犯说谈到进化说。龙勃罗梭原是学习精神病学的。在对精神病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感到人的精神疾患必然会有其生理方面的原因，并据此提出犯罪可能是由某种生理特征所决定的假设。带着这种假设，他于19世纪70年代深入监狱进行观察和研究，对罪犯的体征进行测量，对抢劫犯的头颅进行解剖。龙勃罗梭在研究抢劫犯的头盖骨时，发现了猴子有而人类极少见的中央后头窝等多处变异。之后，他解剖了近400个罪犯的头盖骨，调查了近6000人，结果产生了“隔代遗传性天生犯罪者”的看法。他将天生犯罪者视做返祖为类人猿的人。天生犯罪者全都具备类人猿的外观，原始人和低级动物的残暴本能明显。龙勃罗梭对天生罪犯弃恶从善的可能性是持悲观态度的，因为天生罪犯乃遗传基因使然，后天教化于事无补。不过，对于人类社会的前景，龙勃罗梭却是乐观的。他所说的天生罪犯是与人类进化相反的返祖现象，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向是没有犯罪的社会。

而金石则认为，事情可能并不如此乐观：菰田夫妇所体现的非人性残暴或许不是退化的结果，而是进化的结果。也就是说，非人性残暴代表着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金石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外因就是所谓“用善意踏平的路，也会通向地狱”，即社会保险等社会福利以优待弱者其特征，很能诱发欺诈的企图。内因则是环境污染所导致的DNA变异。金石引用1968

年发生在日本福岡县食用油中毒症等事例,说明某些污染物质能够溶入DNA,导致遗传信息的复制错误,使人类向残暴的精神变态者方向进化。

若槻的女朋友阿惠所代表的理论观点散见于小说的多处,没有像金石的观点那样得到集中阐述。阿惠这个人物在小说中露面并不太多,她的背景情况和理论观点多是从侧面进行介绍的。阿惠是典型的人道主义者,“一见到社会上的弱者或受苦的人,便打心底里产生同情”。对于菰田夫妇之类所表现的非人性残暴,阿惠有着与金石大相径庭的解释。这一点金石自己也感觉到了,他对若槻说:阿惠小姐“好像是位人道主义者,有一颗女性的善良敏感的心……不过,那有时会妨碍人看清现实”。若槻对金石与阿惠之间的观点冲突也洞若观火。当金石向他大肆兜售天生罪犯说的时候,他“心想幸亏阿惠不在场,她若听了金石刚才那番话,一定会怒火中烧”。

阿惠后来被菰田幸子绑架,险些丧命。尽管她目睹了保险公司雇用的“能人”被幸子肢解的全过程,但她仍然坚信没有天生的罪犯。在她看来,恶劣的环境和幼儿期所受的精神创伤,才是产生犯罪的温床。同时她认为“给人贴标签是错误的”,“真正危险的是金石这类人”。阿惠所代表的环境决定论的阐述虽然缺乏系统性,但是,将只言片语归纳起来,竟也是一系列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的集合。其中有结构压力论、挫折-侵害论、类别联系论以及贴标签理论等。

结构压力论是罗伯特·K.莫尔顿于1938年提出来的。这种理论称,人天生具有循规蹈矩的倾向,之所以犯罪是社会结构压力使然。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社会舆论向其提出一系列要求,即人应当成功,应当拥有名、利和幸福舒适的生活,这便是社会结构压力。而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没有适当的手段去获取这一切,犯罪便

成为惟一的选择。这种理论将犯罪归咎于社会两极分化所产生的不平等,与人道主义的先驱马修·阿诺德的观点如出一辙。阿诺德在1878年曾有句名言:两极分化“使我们的上层阶级物质化,使我们的中产阶级粗俗化,使我们的下层阶级野蛮化”。

尽管金石与阿惠在罪犯的可逆性和犯罪的可避免性上存在根本分歧,但在谈及犯罪的某些外部因素时,还是存在共同之处的。这是因为金石自己也承认环境对犯罪的决定作用占10%。因此,当他阐述犯罪的环境因素时,实际上是在将阿惠的某些概念性观点具体化。例如,他曾将眼看就要拿到保险金,却遭到阻挠的菰田夫妇比做吃食受阻挠的饿猫,猫在这种情状下,即便是主人的手也会去抓。这个比喻与挫折-侵害理论研究者所做的实验十分相似。挫折-侵害理论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其大意是,挫折是侵害行为的根源,没有挫折就没有侵害行为。所谓挫折指的是在实现某一目标(如满足对食物、水、配偶等生理需求或满足获得尊敬、爱情及安全等社会需求)过程中所受到的干预或阻碍。菰田夫妇因骗取保险金受阻挠而施暴的行为与挫折-侵害模式十分吻合。

类别联系理论是由埃德温·撒瑟兰(1883—1950)于1924年提出的。其观点的要旨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少年犯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的伙伴均以滋事生非为荣。在小说里,阿惠在解释菰田幸子为什么会犯罪时,用的正是撒瑟兰的理论:“孩子们总是受到过什么对待,便以同样方式对待社会。那个女人(指幸子)一定是从懂事前起,就一直受到那样的对待。所以,她只能那样生活。我认为她身边没有人教导她‘伤人、杀人是坏事的’。”

阿惠对给人贴标签的做法深恶痛绝,她宣称“给人贴标签是错误的”。当若槻采用金石的术语质问阿惠是否承认菰田幸子是“精神变态者”时,阿惠对“精神变态者”这一标签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她说:“请不要使用‘精神变态者’这种词汇。虽然责备已死的人不

好,但我只能认为,那位金石心理有毛病。他只是将自己心中的邪恶投影在他人身上而已。”在此,阿惠自己也在给金石贴标签,但她对贴标签行为的激烈反对是有其理论根据的,这便是贴标签理论。这种理论的一个代表人物阿兰·里斯卡在1981年称,贴标签(如称某个初犯为“盗贼”、“婊子”等)往往使被贴标签者反复犯罪,不能自拔。这是因为:一、贴标签使被贴标签者的就业机会大大受限;二、贴标签使被贴标签者只能与同类交往;三、标签会左右被贴标签者的自我意识。贴标签理论的学者认为,大多数犯罪是贴标签造成的。

当然,贵志佑介在小说中提及的社会学理论不止这么多。例如,他小说中关于保险之类社会福利制度之利弊的议论显然有控制理论的影子。简言之,控制理论认为,只有让犯罪者除了惩罚得不到任何好处,犯罪才会得到控制;否则,犯罪对许多人都会有诱惑性。社会福利体制如果让欺诈者得益,便会刺激更广泛的严重犯罪。

李长声先生曾在《译林》上发表文章,介绍《黑屋吊影》这本小说。他在开篇写道:谈日本的恐怖小说,“必称道两部作品。那就是濑名秀明的《寄生夏娃》和贵志佑介的《黑屋吊影》。前者有浓厚的科幻色彩,后者似属于社会派推理小说”。在《黑屋吊影》里,贵志佑介几乎调用了社会学教科书中所有有关犯罪成因的理论体系,足见其社会推理派特征。对于两类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作为作者代言人的若槻的立场是犹豫的:既觉得金石的论点不无道理,又倾向于接受阿惠的观点。但在内心深处,令若槻最为担心的是:金石的悲观主义观点也许是正确的。这就是他发问那间充满尸臭的黑屋是否为我们这个社会明天景象的原因。

《黑屋吊影》出版于1997年6月,时值20世纪末。探索人类未来命运的文学作品什么时候都有,但尤以世纪交替之时为盛。

19 世纪与 20 世纪交替时也曾出现过同样的关注。英国小说家 H.G. 威尔斯的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他在 19 世纪末以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依据,写出了不少具有警示意义的科幻传奇。他的《时间机器》预示了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可能导致的恶果:剥削者不劳而获,经过千万年后会退化堕落为脆弱的生物,丧失劳动和自卫的能力;而被驱赶到地下的劳动者会变得十分野蛮,月黑风高时,便爬出地面捕食剥削者。到了 20 世纪末,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基因工程。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在他的《现代——1919 到 2000 年的世界》里,设想将来会出现一种新的阶级社会:一方是基因经过处理的、聪明健康的上层阶级;另一方是基因未经处理、易于生病的下层阶级,两者之间的通婚成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双方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会导致种种罪恶,其中也包括内战。这一设想似乎是威尔斯科幻预言的世纪回声。

当想到日本社会道德沦丧,欺诈成风,原为相互帮助而设立的人身保险竟成了给人的脑袋标价悬赏的现状时,作者借若槻之口提出:“这仅仅是世纪末、过渡期的现象吗?还是社会整体驶向无可挽回的悲惨结局的标志呢?”可见,《黑屋吊影》以其嵌入情节中的社会学理论分析,在对人类的未来命运进行探索。贵志佑介是一群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对人类的未来忧心忡忡的思想者中的一个。

1996年4月8日(星期一)

若槻慎二垂下握蓝铅笔的手,轻轻打个哈欠。

窗帘卷起了,阳光从总务室东窗射进来,在桌上形成小亮斑。笔盒里的圆珠笔、图章、确认文件真伪用的放大镜,以及两脚规等文具上面,细微的光粒子闪闪发亮。

纵目窗外,京都的天空一碧如洗,处处是如画笔淡抹的薄云。

若槻深吸一口早晨的清爽空气,又伏案工作起来。他桌上是堆积如山的死亡保险金申领文件。

四十八岁的木工,因吐血入院,被宣布为胃癌;六十岁的公司干部,打高尔夫球时突然昏倒,被发现是脑肿瘤;今年才参加过成人仪式的大学生,驾车出游速度太快,转弯不及猛撞电线杆……

若槻面对的是未谋面者的死亡。一大早就干这种事,很难有好心情。

他进入公司已五年,原先分配在总社的外国债券投资课。因为那时占据脑袋的尽是美元的长期利率或汇率之类经济上的事,与其说是进入了保险业,毋宁说是模糊地觉得像金融机构的一员。不过,自去年春天调到京都支社,做核定死亡保险金的工作后,才第一次切实感到自己是处理他人生死的企业中的一员。

“今天还是那么多上西天的呀。”

邻桌的葛西好夫副课长望望若槻桌上,开腔搭话。

“真有负大好春光啊。”

经他这么一说，确实感到死亡的文件数量多得有点异常。从统计上看，死人最多的是冬季，因为体弱的老人和病人多半熬不过严冬。

这个季节死亡事件如此之多，当有其原因。若槻掀掀那沓文件，在记录保险金受益人的死亡保险金申领书下面，附有医生写的死亡诊断书及交通事故证明书、户籍誊本等。这个谜马上就解开了。

“噢噢，这就是那次发生在京区的火灾的案子呀。”

那是三周前的一次事件，一所木结构房子全部烧毁，全家五口罹难。总计十五件申领死亡保险金的文件一齐送来，难怪有那么一大堆。大部分是储蓄性质较强的、满五年期的养老保险。

若槻想像，那些人或许都是被人恳求时不忍心驳人面子的老实人吧。他们对外务员“定额太严”的叫苦不能严拒，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了公司的保险。日本的人寿保险参加率为世界之最，大大得益于这些人的贡献。

“那次事件是纵火吧？罪犯查到了吗？”

“还没有呢。不过，因为受益人参与的可能性甚小，支付应该没有问题。”

“真没法子……说句玩笑话，那些纵火烧人家房子的人，都该枪毙。”

葛西唠叨着。他卷起衬衣袖子，显露出相扑运动员般的粗臂，不时用手帕擦擦汗。葛西身高一米七五，但体重稳超一百二十公斤，散发的热量当然也就远远超过常人。时值初春，且是早上，蓝色的特大尺码衬衣，背部和腋下处已变成藏青色。

电话铃响。葛西伸手抄起听筒，按一下闪烁的键。他是在给女职员现身说法：电话要马上接。

“您好。抱歉让您久等。这里是昭和人寿保险公司京都支社!”

葛西极明快的男高音在房间里回荡。

“若槻主任，麻烦您。”

坂上弘美在桌上放下一沓已完成一审的医疗给付金申领文件，这位干练的女文员入公司已是第五年。即使不算这些，用颜色标出类别的文件在桌上已堆积如山：满期保险金的支付，递增养老保险给付金的支付，养老金的支付，签约人贷付，解约，印鉴申报，签约人或受益人的变更，住址或出生年月日等合同内容的修正（甚至连家人亲属关系或性别的订正都有），保险证券的再发行等。

人寿保险公司历来被视为专门与人和纸打交道的，文件种类之多无法细数。没有让人消停的时间。若槻利索地审阅着。除了因火灾引起的一系列申领死亡保险金之外，几乎都是久病辞世者，说不上什么像样的问题。然而，在接近完成时还是卡住了。

是一份一千万日元的终身保险。投保已二十年，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死亡诊断书”几个字被双线勾去，改成了“验尸报告”，这一点要注意。两者间的区别在于验尸的医生是否在死亡前二十四小时内曾为此人诊治。关于死因，也有不能绝对肯定的地方。

若槻按次序自上而下检查下去。

①姓名：田中里。

②出生年月日：大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1922年4月21日）。

活着的话，再过不到两周应该是七十四岁了，若槻在心里计算着。

③住所：京都府城阳市久世……

……

⑪死亡种类，外因死亡（自杀）。

到此为止没有特别异常之处。过去一年间天天阅读死亡诊断书，这个国家的人主要死于何种原因，虽然模糊却已有印象了。

最多的显然是恶性新生物（癌），其次是脑血管疾患、肝脏病等。

自杀，其实不过是极常见的死因之一。日本每年自杀者的总数，自1975年起变化不大，由两万两千人上升至两万五千人。这个数字，比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多一倍以上。

若槻能核证的只是京都府辖下、昭和人寿保险公司所经手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几乎每周就出一个案子。最近尤以高龄人士的自杀引人注目。

另一方面，杀人案件在京都府辖下则极少。由昭和人寿保险公司所经手的一部分，有时一年仅有一宗或干脆没有。尽管人称日本的治安状况急速恶化，从这个情况看来，可能比某些国家好些。

第十二项的“死亡原因”是“非定型缢死”。在阅读第十三项的外因死亡附加事项的记录时，若槻的蓝铅笔停住了。

那是“在高七十厘米的衣橱抽屉上结绳缢死”。

尽管死亡诊断书上没有记录体格的专栏，但特地加注，写明辞世的老太婆身高一百四十五厘米。在不到自己身高一半的高度吊死是可能的吗？

若槻手捧文件，打量一下正在打电话的葛西。看样子他在接听顾客的投诉。因为在京都支社，负责保全方面的人只有若槻和葛西，所以再没有其他可与之商量的人。

就人寿保险公司支社的业务而言,大致可划分为新合同和保全两类。所谓新合同,顾名思义就是顾客新加入保险时,使合同得以成立的手续。另一方面,所谓保全,指已签合同的后续服务。正因为这个部分与支付保险金——钱的事直接相关,所以与某些麻烦或犯罪多有关联。

葛西于1975年毕业于大阪市内的私立高中之后,进入昭和人寿保险公司工作,因身心坚强而受赏识,一直是干保全这一块的骨干。他在北海道某支社供职时,曾因支付住院给付金的纠纷,被监禁过一昼夜,这在公司内传颂一时。

对顾客的每句话都夸张地附和的葛西,以一种极具亲和力的明快声音笑起来。看样子不是什么大事。实际上,来自顾客的投诉几乎都起因于外务员或工作人员说明不充分,假如他们认真听了对方的话,好多问题也就解决了。

“葛西副课长……”

看葛西要搁听筒了,若槻正要起身,不料正面的柜台传来了怒气冲冲的声音。

“你们,以为顾客是什么?”

若槻吓了一跳,转眼望去,只见一个年过五十、穷人打扮的男子金刚式站立,双目圆睁,瞪着女文员。此人花白的头发因为睡觉弄得东倒西歪,穿一身不合时宜的、皱皱巴巴的条纹睡衣。看来他就是这么一副样子搭乘公共汽车从家里来这儿的。

“又是他!”若槻一见就烦。此人姓荒木,不知是否有工作,总有太多的空闲,似乎把到支社窗口来发难当成了乐趣,摆出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无论对方态度如何横蛮,保险公司方面也只能小心应对。荒木抓准了这一点,顺势将平日里自己被社会排斥的郁愤发泄一番。

坐在柜台前的和坐在后面沙发上轮候的顾客,都不快地皱起

眉头。

荒木身旁坐着一个像是中小企业社长似的男子，他头发已白，戴一副银边眼镜。进入公司第二年的田村真弓正指着保单，解释着什么问题。摆在他面前的文件好像是签约人贷付的文件，看样子正在说那男子所持印章与预留印鉴不符。那男子望着荒木，对解释显得心不在焉。不一会儿，他将保险单据收入皮包内，匆匆忙忙地起身离去。

若槻觉得此人的举动有点说不出的不协调感。

“别想欺负人！你们当我是谁？”

荒木又嚷嚷起来。

应付他的好像是刚入公司的川端智子。她有点不知所措，不明白自己为何被指责。

保全部的负责人同时也负责窗口业务。也就是说，当出现麻烦事时，若槻或葛西，两人中的一个非出面应付不可。

若槻正要站起身，一瞬间又迟疑起来。因为他掠过这样的念头：又得以这种人为对手？

葛西站起来，拍一下弓着腰停在那里的若槻的肩头，利索地迈向柜台。

“对不起，我们有什么接待不周之处吗？”

依然是快活的声音。他扭头向川端智子递了一个安慰的眼神，落座。

荒木傲慢地仰靠在椅上，露出脏兮兮的小腿，将穿拖鞋的脚架起来，用变声期前孩子般的嗓音，抱怨起女文员未经教育培训等等。葛西并不提出异议，一边适时插一句话，一边倾听。

若槻慢慢坐下，自己的犹豫被葛西看穿了，他感到很惭愧。

这时，电话铃响了。坂上弘美拿起听筒。若槻听见她低低地说着“是、是”，却又按下保留键，径直朝若槻这边走来。